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格斋赓韵宋贤诗》文献价值初探

赵 昱

**内容摘要:**朝鲜时期孙肇瑞的《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以高丽时期流传至朝鲜半岛的《唐贤诗范》和宋贤七言绝句选集为基础,增入孙氏的逐一次韵之作而成。此二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合编《格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一册,为海内孤本,价值珍贵。本文着重考察了《格斋赓韵宋贤诗》的版本、体例、内容、影响等,指出它所依据的宋贤七言绝句选集或编成于南宋初年,且很早就流传到了朝鲜半岛,成为域外佚存文献;书中较多保留了北宋诗人诗作的早期文字面貌,并有49首宋佚诗,在校勘、辑佚方面皆可重视;同时,还揭示了孙肇瑞次韵原书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旨趣,以期呈现其作为域外佚籍的文学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格斋赓韵宋贤诗》 孙肇瑞 朝鲜汉籍 总集 辑佚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人物往来、书籍流转,绵延千余年而从未中断。尤其书籍的流转,无论是从中国大陆东传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是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回流中国大陆,都促成了一条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独具特色的“书籍之路”。经由这条“书籍之路”,许多中国本土已经亡佚的文献得以在域外保存下来,并与当地的文化元素相互融合,再通过那些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域外文人的匠心和妙笔,创造出全新的汉文学成果。《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就是这样的典型个案。它们以高丽时期(918—1392)流传至朝鲜半岛的宋人所编唐宋诗选集为基础、增入朝鲜时期(1392—1910)的文人次韵诗而编成,既是唐宋佚集的文学文献资料,又是李朝文人“诗言志”的情感表达。本文主要围绕《格斋赓韵宋贤诗》的部分,探讨其体例、内容及文献价值、文化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格斋赓韵唐贤诗》一卷、《格斋赓韵宋贤诗》一卷，朝鲜孙肇瑞编，合为《格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一册，明成化十五年（朝鲜成宗十一年，1479）孙胤汉刊本。

孙肇瑞，字引甫，号格斋、勉斋，安东（今属庆尚北道）人。明宣德七年（朝鲜世宗十五年，1432）中生员，十年登文科，为集贤殿学士。后以兵曹正郎出知凤山郡事。景泰六年（朝鲜世祖元年，1455），弃官归家。天顺元年（当朝鲜世祖三年，1457）后，拜户曹参议，不就。成化九年（朝鲜成宗五年，1473）立墓竖碣，则此时已歿。原有遗稿四卷，已佚。今仅存《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及散逸诗文寥寥数篇。事见《格斋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墓表》（高孟元撰）、卷二《墓碣铭》（郑宗鲁撰）等。

《格斋赓韵唐贤宋贤诗》半叶十一行，“唐贤诗”部分行二十一字，“宋贤诗”部分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细黑口，双鱼尾，版心刻“唐诗”、“宋诗”及页码。各卷首行顶格题书名“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卷末皆有孙胤汉跋语，其文称：

先大夫格斋擢占科第，历歿廛仕。至其晚年，弃官闲居，咏诗自娱。尝著《赓韵唐宋贤诗绝句》，又次《性理群书》诸贤诗，暨杂咏若干篇。仍教之曰：“有子若孙，盍亦绣之梓而传之后焉，是亦继述之一事也。”言犹在耳，炳炳琅琅，予于是自出帑藏，鸠集雕工。始于己亥年三月，六阅月而告成。其所以汲汲镂板以寿其传者，正以不耐桑梓之念、风树之思耳。若厥父肯堂、子不肯构云尔，则非予之所敢望也。予以是通追先志，而以传不朽于无穷欤。予前长兴库副使胤汉谨跋。刻字禅师正心、金祖林。成化十五年己亥八月日，本家开刊入上于密阳万鱼寺。

根据这段跋文可知：首先，孙肇瑞晚年闲居时，曾次韵唐宋诸贤绝句、《性理群书》诸贤诗作，以消遣馀暇（“弃官闲居，咏诗自娱”）。今观《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的体例，各诗诗题之后，先列原诗，顶格书，后列孙氏次韵诗，低一格书，颇有同题追和之意趣。只不过，唐贤所选全是五言绝句，诗题下标明作者；宋贤所选全是七言绝句，诗题下不标作者，这就意味着只有依赖宋代以降的别集、总集、笔记、诗话等更多的他书资料才能知道作者究竟为谁，自然也增加了诗作归属问题的考察难度。其次，《格斋赓韵唐贤诗》与《格斋赓韵宋贤诗》的刊刻缘起，在于孙肇瑞生前曾明确地希望他的这些编著能够行于后世，因而成化十五年三月，其子孙胤汉捐资鸠工，延请正心禅师、金祖林二人刻字，开版于密阳（今属庆尚南道）的万鱼寺，既是秉承先父遗志，同时寄托自己的风树之思。此二书历时五个多月刻成，而流传迄今则

更经过了将近540年。

《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页钤“原兼闲印”、“于水草堂之印”、“苔香山房之印”、“泉石园印”、“养安院藏书”诸方,殆壬辰倭乱(1592—1598)时由丰臣秀吉掠入日本,入藏养安院。书前又有雒释幻象题识一页:“韩板唐贤诸者,丰太公征韩之役所获而归也。后赐之养安院,院藏之久,终今归于水主人之手,可谓无情之物亦择其主矣。呜呼,珍中之珍书者,代之希遇。明治辛巳四月一日,雒释幻象题。”段末小字又记:“唐贤诗误讹唐贤诸。”“明治辛巳”当清光绪七年(1881),其时此册尚在日本;后为李盛铎所得,李氏身后又归北京大学<sup>①</sup>。时至今日,这部《格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作为海内孤本,价值异常珍贵,幸赖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第9册)<sup>②</sup>影印出版,为学界获睹其貌并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 二

《格斋赓韵唐贤诗》分天文、时节、花木、飞禽、杂咏、寻访、行役、登临、寄赠、酬答、送人、愁怀、留题、边事、投献、释道、游赏、乐府、郑卫、伤悼等20门,选录唐人五言绝句163首。而它所依据的唐诗选本,一般认为是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编成的《唐贤诗范》三卷。是书即以“天文”、“时节”、“花木”等分20门……在南宋时已佚,见录于《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板现存韩国海印寺,属于佛教典籍以外的‘杂板本’,是高丽朝高宗丙午年(1246)刊刻”,其中“有15首不见于《全唐诗》。即便有存者,也可以校对异文”<sup>③</sup>。由此观之,《唐贤诗范》是一部北宋中期编选的唐人五言绝句总集,南宋时就已散佚,影响十分有限。但它却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并有域外刻本问世(从神宗熙宁元年编成到高丽朝高宗丙午年刊刻,仅隔178年),进而在广泛流传的基础上更产生了专门的次韵之作。毫无疑问,这既是反映韩国汉文学中的次韵诗传统的重要资料,更是域外佚籍研究、特别是唐宋诗学文献东传朝鲜半岛之后落地

①索书号:LSB/6537;版本信息、雒释幻象题识等又见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38-339页。

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全10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③张伯伟:《域外汉籍与唐诗学研究》,《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第107页。

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受容例证,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文化意义<sup>①</sup>。

那么与之相比,《格斋赓韵宋贤诗》的情况又如何呢?它是以一部什么样的宋人总集作为次韵对象?其中选录了哪些宋人诗作?有没有不见于《全宋诗》的佚作呢?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朝鲜半岛学者似乎都还没有做过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得出较为清晰、准确的结论,故而该书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尚待充分发掘。今试析之:

现存《格斋赓韵宋贤诗》共分宫词、天、时令、释道、游赏、花卉、谢答、投寄、禽兽、杂咏、人物、寻访等12门,选录七言绝句160首;又因为其中一叶缺脱,实际存诗155首。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根据版心页码,原书脱落第27叶,即《放触蛛网蝶》一首似乎是有目无辞,其余四首则从题目到内容悉付阙如。但通过各诗文字内容的考察,以及与孙肇瑞《格斋集》<sup>②</sup>中收录作品的详细比对,我们发现,第16叶末行为《木芙蓉》诗题,然而第17叶开始的“双双飞引过东墙,误触蛛丝粉翅伤。放汝却寻花径去,也宜从此减轻狂”一诗,是描述“放触蛛网蝶”的情形,第17叶末的《石井》原诗“山腰石有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与第18叶开始的“春风吹过旧林丛,冷艳团团播淡红。随发随零难住景,宁为弘景爱松风”,韵脚全然不同,第28叶开始的“名山岂赖商羊雨,灵井奚因旱魃干。愁歌人人皆引颈,神龙何日奋泥蟠”才是《石井》一诗的次韵之作,加之第26叶末行为《放触蛛网蝶》诗题,因此可以推定,第16、18两叶之间脱落了第17叶,《木芙蓉》一诗有目无辞,而现在的第17叶,其实是在第27叶的位置。从前后内容上看,第18叶的《对花有感》、《郡人献花》、《寄题僧院庭竹》、《雪竹》诸诗,也仍然属于“花卉”门;《放触蛛网蝶》为“禽兽”门的最末一首诗,其后是“杂咏”门的《枕上》、《晨征》、《睡起》、《石井》(以上第17叶)、《涡河龙潭》、《新井》(以上第28叶)等。不过既然版心页码前后接连无误,则这一叶倒错当在刻板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由于文献不足征,《格斋赓韵宋贤诗》所依据的宋诗选本尚不明确——或许它和《唐贤诗范》一样,安静地庋藏于韩国的某个藏书机构,等待着被发现;或许它也早已散佚,天壤无存。不过,借助各种存世的他书资料,我们仍然能

①关于《唐贤诗范》和《格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郑容秀《〈唐贤诗范〉的发现及其资料价值》,《石堂论丛》(58),2014年,第33-70页;郑景柱《关于〈格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绝句〉》,《石堂论丛》(60),2014年,第115-145页。这两篇论文都是用韩语撰写,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琴知雅副教授《北京大学藏朝鲜版古文献的资料价值——以收录于〈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的集部文献为中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4期,第53-54页)提供线索。

②孙肇瑞:《格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5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59-92页。



够先爬梳清楚这些“宋贤诗”中的大部分作者。

具体言之,《格斋赓韵宋贤诗》今存诗作155首,其中作者可考的112首,作者无考的43首。而在这112首可以考知作者的诗里,还有8首明确为唐五代时人的作品(见下表),说明它的编选质量小有瑕疵。

《格斋赓韵宋贤诗》误收唐五代诗作一览表

| 诗 题   | 正 文                              | 朝代、作者             | 出 处              |
|-------|----------------------------------|-------------------|------------------|
| 《宫词》  | 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条收不得,和风搭在玉栏干。 | 五代·徐仲雅            | (宋)蔡條《西清诗话》卷中    |
| 《宫词》  | 学画蛾眉独出群,当时人道便承恩。年年不见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门。 | 唐·刘媛 <sup>①</sup> |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四二 |
| 《萤》   | 水殿清秋玉户开,飞光千点去还来。无风无月长明夜,偏对阶前照绿苔。 | 唐·罗邺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六五四  |
| 《玉门关》 | 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呈烛坐,犹思生入玉门关。 | 唐·胡曾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六四七  |
| 《唐尧》  | 妖氛不起瑞烟轻,端拱垂衣日月明,何事四方无外役,茅茨深处土阶平。 | 唐·周昙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七二八  |
| 《豫让》  | 门客家臣义莫俦,漆身吞炭不能休。中行智伯恩何异,国士终期国士酬。 | 唐·周昙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七二八  |
| 《真感》  | 潇湘何代泣幽魂,骨化重泉志尚存。若道地中休下泪,不应新竹有啼痕。 | 唐·周昙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七二八  |
| 《五湖》  | 东上高山望五湖,云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更有功臣继踪无。 | 唐·胡曾              | (清)曹寅编《全唐诗》卷六四七  |

其馀104首,悉为宋诗,共涉及30位作者。今依收录诗作数量多寡,排列

①刘媛此诗当题《长门怨》,为组诗中的第二首;北宋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长门怨二首》收入卷四二“相和歌辞”,《全唐诗》卷二〇因之。闻人祥正《宫词集句》(其十八)首句“学画蛾眉独出群”下始署“潘阆”之名,后世遂误为潘阆诗。而《格斋赓韵宋贤诗》既题作《宫词》,就是承闻人祥正集句之误而将之视为宋贤诗。同样地,《全宋诗》据《知不足斋丛书》本《逍遥集》编录潘阆诗,亦误收了这首《宫词》,当予订正,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8页。

如下(括号内为诗作数量,数量相同者以时代先后为序):王安石(22)、欧阳修(13)、苏轼(12)、王禹偁(7)、释智圆(6)、陶弼(4)、潘阆(3)、林逋(3)、苏舜钦(3)、温琬(3)、秦观(3)、范仲淹(2)、曾巩(2)、郑獬(2)、黄庭坚(2)、释道潜(2)、李若水(2)、柳开(1)、钱昭度(1)、魏野(1)、蒋桃(1)、石延年(1)、梅尧臣(1)、张俞(1)、蔡襄(1)、李师中(1)、苏辙(1)、王雱(1)、刘祕(1)、秦觏(1)。就时间而论,这30人全部生活在北宋朝。生卒年代最晚的是李若水(1093—1127),钦宗靖康二年随帝至金营,骂敌不屈而遭残杀,年仅35岁。至于南渡诸家,皆未见选录,更不必说像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这样的南宋诗坛巨匠了。因此我们推测,《格斋赓韵宋贤诗》所据的这部宋诗选本,极有可能在两宋之际、至晚在南宋初年就已经编成,所以收录的宋诗下限截至北宋末年,南宋的诗人诗作概未入选。

### 三

《格斋赓韵宋贤诗》选录的诗人诗作,一方面体现了以名家为主的原则,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北宋诗坛上的名公钜卿,各领风骚,其他如王禹偁、林逋、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曾巩、郑獬、苏辙、释道潜、黄庭坚、秦观等人,诗歌成就也很高。另一方面,由于所依据的宋诗选本编成时间较早,自然保存了许多与晚出刊本内容面貌不尽一致的异文。篇幅所限,这里仅以目前可知选录诗作数量最多的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三家为例,略作校勘说明。

首先是王安石诗。就现有考察而言,《格斋赓韵宋贤诗》选录王安石诗作最多,共计22首,这大概是与王氏在北宋中后期的特殊政治地位关系密切。兹将这22首诗与整理本《王荆文公诗笺注》<sup>①</sup>(以下简称“王集”,各例仅标明页码)的诗正文、校记逐一比对,得异文如次:

《禁中春寒》“水殿西廊北院门”,王集(第1162页)作“北苑门”;《题中书壁》“须信朝家重儒术”,王集(第1161页)作“儒术”;《兴国寺楼上作》“日射流尘四散空”,王集(第1273页)题作《兴国楼上作》,“空”作“红”,校记“龙舒本‘国’下有‘寺’字”;《悟真院》“野水纵横漱玉墀”、“山北山南路欲荒”,王集(第1114页)作“漱屋除”、“路欲无”;《忆鍾陵》“汀沙雪压水溶溶”、“每家图画上屏风”,王集(第1276—1277页)题作《汀沙》,“压”作“漫”、“每家”作“家家”、“上”作“有”,校记“龙舒本此为《和张仲通忆鍾陵绝句四首》之三”、“‘家家’,嘉靖本作‘每家’”;《石井》“石眼泉无一日干”,王集(第1272页)作“海眼”,原校“一作‘石眼’”;《松明》“龙甲虬髯不可攀”、“应嗟无地避斤斧”,王集(第1166页)题作《道傍大松人取为明》,“龙甲虬髯”作“虬甲龙髯”、“避”作“逃”,校记“‘虬甲龙髯’,嘉靖本作‘龙甲虬髯’”;《池雁》“羽毛零落向人愁”,王集

<sup>①</sup>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第1168页)作“摧落”;《溪上》“谿水清涟老树苍”、“行穿溪树踏青阳”、“只有幽花渡水香”,王集(第1319页)作“树老苍”、“踏春阳”、“唯有”;《题扇》“玉斧修成碧月团”、“清明风露非人世”,王集(第1034页)作“宝月”、“青冥风露”;《观王氏雪图》“茅屋柴门半在峰”、“想得幽人遗世事”、“独临清峭倚长松”,王集(第1313页)作“在半峰”、“想有”、“青峭”;《访隐者》“春去人间殊不知”,王集(第1231页)作“总不知”。

其中,“儒述”、“半在峰”、“清峭”等,《格斋赓韵宋贤诗》显误;《忆鍾陵》诗题、“石眼”、“龙甲虬髯”等,确有他本依据,亦可证“龙舒本尚存旧题”<sup>①</sup>;“北院门”,李壁注引韦执谊《翰林记》“院在银台门内”诸语,似作“院”是;“四散空”、“踏青阳”,前者李壁注引荆公诗句“日射地穿千里赤”,后者引段成式记鬼诗“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则李壁所见底本当为“四散红”、“踏春阳”。至于其他如“漱玉堦”、“路欲芜”、“羽毛零落”之类,义可两通,难定别集必是而总集必非。

其次来看欧阳修诗。今人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下简称“欧集”,各例仅标明页码)以民国《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以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庆元刻本为主要参校本,整理而成<sup>②</sup>。兹取《格斋赓韵宋贤诗》选录欧阳修诗与欧集对校,得异文如次:

《霜》“耐寒唯有东篱菊”,欧集(第1493页)作“奈寒”;《霁后看雪》“嘉景无人把酒樽”、“已作春风料稍寒”,欧集(第1452页)作“酒看”、“料峭”,“看”:原校:一作“尊”;《谢寄筇竹杖》“玉光莹泽锦斓斑”、“扶持衰病骨残年”,欧集(第451页)作“莹润”、“过残年”;《鹭鸶》“风格高高尘外物”,欧集(第342页)作“风格孤高”;《牛》“雪消春动草芽生”,欧集(第1494页)作“雪销”。

其中,“耐”与“奈”、“消”与“销”实同;“料稍”、“骨残年”、“高高”,《格斋赓韵宋贤诗》显误;“莹泽”与“莹润”,义皆可通,聊备他说;“把酒尊”与“把酒看”,周必大校刻本已经两存之<sup>③</sup>。

最后再谈苏轼诗。苏轼别集在北宋时就曾刊行,南宋、金、元、明、清传刻不辍。现存者,既有诗文集合式的《苏轼全集》,又有单行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等;而无论是各体之合集还是某一文体之单行别集,版本源流都

①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前言》,第9页。

②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本书以《丛刊》本为底本,故校记中凡书‘某:原校:一作某’、‘卷后原校:某本作某’者,皆出自底本。”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前言》,第13页。

较为复杂,前贤已多论及<sup>①</sup>。今人孔凡礼的《苏轼诗集》整理本(以下简称“苏集”,各例仅标明页码),便是以王文诰所编《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王氏原刊本为底本,广校存世的十余种苏轼别集,忠实记录各本异文,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校订成果<sup>②</sup>。兹取《格斋赓韵宋贤诗》选录苏轼诗与苏集的诗正文、校勘记详细对校,得异文如次:

《扈从观灯》“天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观”,苏集(第1955页)题作《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其一)，“天”作“仙”、“观”作“殿”，校勘记(第1986页)“七集续集重收此三诗，题作‘正月十四夜扈从端门观灯三绝’”、“集本、施乙作‘通明观’”；《书湛师房》“闭门高枕对残缸”、“卧听萧萧雪打窗”，苏集(第524页)作“孤枕”、“雨打窗”，校勘记(第569页)“集甲、类本作‘雪打窗’”；《游净惠寺赠荣长老》“水沉烧尽碧烟横”、“山人睡起无人见”、“唯有飞蚊绕鬓鸣”，苏集(第478页)题作《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其五)，“烧”作“销”、“起”作“觉”、“唯”作“只”，校勘记(第515页)“查注作‘烧尽’”、“查注：《志》‘只’作‘惟’”；《南堂》“扫地烧香闭阁眠”，苏集(第1167页)作“焚香”，校勘记(第1194页)“集本、类本作‘烧香’”；《冬日牡丹》“独向霜馀染烂红”，苏集(第526页)作“却向”；《题皇亲画扇》“谁信风流贵公子”，苏集(第1524页)题作《书皇亲画扇》，“信”作“谓”；《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不是溪山曾独往”，苏集(第1525页)作“成独往”，校勘记(第1556页)“集甲、施本、类本作‘曾独往’。查注：宋刻本‘成’作‘曾’”；《山村》“无像太平还有像”，苏集(第438页)两“像”字皆作“象”；《庄子庙》，苏集(第286页)题作《逍遥台》，题下自注“庄子祠堂在开元寺，即墓为堂也”。

其中,大多数异文都有他本依据,只有“天风”、“高枕”、“睡起”、“独向”、“谁信”数语,或因《格斋赓韵宋贤诗》所据宋诗选本还有别的文献版本来源,因而留下了与传世的苏轼别集不尽相同的文字内容。

总而言之,《格斋赓韵宋贤诗》中的诗句异文,一部分就是明确的误字情形,体现了采录不精的总集通弊(所谓采录不精,除了文字上的讹误倒错,当然还包括前述将唐五代诗张冠李戴为宋诗的问题),另一部分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诗作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文字面貌,值得重视。

#### 四

《格斋赓韵宋贤诗》中,还有柳开、石延年、陶弼、温琬等4位作者的6首诗

①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杨忠《苏轼全集版本源流考辨》,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3年,第195-223页。

②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作以及作者名氏无考的43首诗作,或不见于《全宋诗》载录,或为《全宋诗》收录不全,兹按照作者可考者在前、作者无考者在后的次序,俱录其文,间及笔者按断,以补《全宋诗》之阙<sup>①</sup>。

(一)作者可考者之佚诗6首

1. 柳开(1首)

新及第

讲虎门前受敕回,缀行呵喝下天来。九街红粉皆相识,尽卷珠帘看柳开。

(《格斋赓韵宋贤诗·人物》)

按:柳开诗,见《全宋诗》册1卷54页573—576。此首失收。该诗又见宋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三三,“虎”作“武”、“天”作“无”、“街”作“衢”<sup>②</sup>。

2. 石延年(1首)

抛毬词

孔雀罗衫窄窄裁,珠襦微露凤头鞋。歇时不惜泥金损,手托娇颦卧玉阶。

(《格斋赓韵宋贤诗·□□》)

按:石延年诗,见《全宋诗》册3卷176页2000—2012。“孔雀”二句,原据《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七收录<sup>③</sup>,今补全诗。

3. 陶弼(1首)

途中梅花

刺洞朱槿少风流,不伴离人过岭头。独有小梅香漠漠,陆行随马水随舟。

(《格斋赓韵宋贤诗·花卉》)

按:陶弼诗,见《全宋诗》册8卷406—407页4981—5010。“独有”二句,原据《全芳备祖》前集卷一收录<sup>④</sup>,今补全诗。

4. 温琬(3首)

雪 竹

一簇修篁小槛中,可堪和雪更玲珑。数枝偃亚尤增秀,莫惜轻绡命画工。

①前文通过对《格斋赓韵宋贤诗》现存诗作的作者考察,发现其中已经混入了个别唐五代诗人的作品,并非全为“宋贤”;而就作者失考的43首诗作来说,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可能存在。这里暂以宋人佚诗视之,存疑待考。

②陈应行:《吟窗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925—926页。

③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册,第2011页。

④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8册,第5009页。

(《格斋赓韵宋贤诗·杂咏》)

泛舟

醉拥笙歌綵缆摇，落花飞絮扑兰桡。碧波行处新荷少，惊起鸳鸯拂画桥。

寻扇

架头轻拂隔年尘，随手清风快大宾。愿得不遭秋弃掷，团团长作掌中珍。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

按：温琬，字仲圭，本姓郝，小名室奴，甘棠(今河南宜阳)人。通翰墨，尤长于诗。尝有诗五百篇，自编为集，为好事者所窃，又续吟百首，多已佚。《全宋诗》失收其人。此三诗，又见《青琐高议》后集卷八，“偃”作“压”、“缆”作“艫”、“团长”作“圆常”<sup>①</sup>。

(二)作者无考者之佚诗43首

上阳宫

三月桃花满上阳，上阳宫女学新妆。妆成不得君王见，空对春风暗断肠。

(《格斋赓韵宋贤诗·宫词》)

虏中上元

旅魂乡思两难收，一寸心容万斛愁。想得长安今夜月，岂无人倚最高楼。

夏日即事

千里彤云昼不收，扇风无力簟纹流。何人解拂临窗壁，与画潇湘一片秋。

夏日城西

小麦青青杏半红，流莺上下燕西东。单衫短帽垂杨下，满马香尘满袖风。

春意

勒花风慢雨漫漫，乍着轻罗特地寒。燕子归来帘半卷，黄昏无语凭栏干。

又

宿醉初消社酒香，春阴不散柳丝长。疏慵得趣还堪笑，琴剑图书共一床。

夏

碧天如水午窗开，当面晴云雪一堆。凉簟稳眠宜昼永，疏帘唯有好

<sup>①</sup>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7、178页。

风来。

### 秋 夜

漠漠银灯暗画屏，碧纱初觉晓衣轻。无端滴破江南梦，一夜空阶细雨声。

又

洞口重扉夜不倾，砌蛩相伴促寒更。沉吟起傍高梧立，满目星河一雁横。

### 暑 夜

老天绀碧月黄色，暑气着人如醉中。愿借云帆高万丈，洞庭湖里驾归风。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时令》)

### 游压沙寺

梵宫冷落似村家，修竹阴阴一径斜。薄暮欲归僧挽袖，更看明月上梨花。

### 宿梁山寺

古栢森森碧柱天，淡飡凉卧笑无缘。一瓶净水一笼烛，童子念经僧坐禅。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释道》)

### 唐处士草堂

闲向临溪构草堂，羡君高卧兴何长。不教碍眼栽芦苇，为忧秋宵月满床。

### 怀崇阁

雨收列岫明如刮，风去长江净似铺。日暮登临无限意，白云西北是京都。

### 东 园

春风皈去亦寻常，便觉今年皈大忙。烂醉东城犹未了，如何背我去堂堂。

### 题姜山人居

水边山映碧纱窗，松下图书满石床。外客不来春正静，花间啼鸟送斜阳。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游赏》)

### 惜 菊

晚晴愁步绕残丛，枝梗花稀蕊已空。数个蝶寒来又去，不胜惆怅怨西风。



枫

谢家园里数株枫，颜色凌霜转转浓。落日无风波正静，分明染出半江红。

蒲 剑

不假烘炉锻炼成，翠锋纤锐自天生。几行罗列当秋水，蛟蜃潜窥已暗惊。

苔 钱

雨馀深院一凭轩，吟爱苍苔点点圆。应是东君欲归去，满庭留得买春钱。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花卉》)

谢肇上人寄笋

长爱当轩竹数根，笋成岂谓寄寒门。翻思转觉师心静，却恐成林鸟雀喧。

和寥彦学士求诗

人讥世笑两喧喧，自叹无功敢浪传。今日感知虽欲献，篋中零落岂成篇。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谢答》)

寄章表民

相思西望不回头，露湿栏干夜倚楼。月白鉴湖三百里，故人何处舣轻舟。

钱塘秋日寄家兄

浮云千里隔营丘，薄宦区区未即休。鸿雁不来秋自老，海风吹梦过扬州。

苦热偶书寄李七

无山无水称人情，轩户烦蒸病欲生。赖有琴中三峡弄，持闻弦上有泉声。

再还阳朔寄上官凝明府

桂花香里寻僧去，榕树阴中掩县门。怪得年来公事少，野桑无子麦生孙。

按：《两宋名贤小集》卷九六《陶邕州小集》收录陶弼《寄阳朔上官凝明府》，称其“所著诗文、书奏，十有八卷”<sup>①</sup>，然今仅存《陶邕州小集》一卷，则多已散佚，例如《全宋诗》即以《宋人集·陶邕州小集》为底本，另新辑集外诗，编

<sup>①</sup>旧题陈思编、陈世隆补遗：《两宋名贤小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页；《寄阳朔上官凝明府》诗见同册第10页。

为第二卷,“所辑佚诗及断句超过一卷本载诗之总和”<sup>①</sup>。此诗题作《再还阳朔寄上官凝明府》,地点、人物皆相应,疑为陶弼佚诗。

寄社主常公大师

钟鼓趋朝薄暮归,文词荒废笑谈稀。白莲社主应无事,只管苍波与翠微。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投寄》)

按:“社主常公”即释省常(959—1020),宋太宗淳化初年(990)于西湖之滨昭庆寺结社,是为白莲社。一时之间,文人学士纷纷寄诗入社,使得白莲社在太宗、真宗两朝蔚为大观,释省常也因白莲社主的身份而颇与公卿大夫交善。据诗中“文词荒废笑谈稀”、“白莲社主应无事”之语,似已进入白莲社后期、释省常晚年,其作者虽不可考,但确为北宋前期作品无疑。

放触蛛网蝶

双双飞引过东墙,误触蛛丝粉翅伤。放汝却寻花径去,也宜从此减轻狂。

(《格斋赓韵宋贤诗·禽兽》)

晨 征

司马年来已倦游,安仁何况更悲秋。长空万里一飞鸟,始觉劳生不自由。

灵 泉

水不当涂汲引稀,只应樵客野僧知。南方六月天如火,正是行人渴死时。

兰州河坝

黄昏细雨蓼花红,云暗前山水拍空。却忆当年楚山晚,鲈鱼白酒钓船中。

筇竹杖

九节纯阳数自分,仙翁相寄蜀江滨。几多危险难行处,尽日扶持是此君。

小 机

草堂稳坐一闲人,何事区区欲致君。千载寂寥尘机上,独凭黄卷谢浮云。

酒 旆

杨柳桥边低拂雨,杏花村外静翻风。前程未尽羁愁极,渴吻生尘一望中。

<sup>①</sup>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第247页。

咏 碁

黑白谁分静里机，其人会得怯时危。分明有个长生路，只为人心着处迷。

咏 舞

束素腰轻出楚宫，七般双袖卷飞蓬。纹茵半陷绫波袜，拍碎香檀曲未终。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杂咏》)

剑 客

雕鹗精神虎性灵，兴来提剑便横行。黑风动地沧溟倒，一斩鲸鲵立晏清。

公 子

鸳鸯宝马餽玫瑰，指点寒儒只冷吟。醉入金门无一事，金钱百万买花栽。

村 灯

卖酒炉边风阒阒，织绫机畔雨萧萧。如何一点荧煌性，肯向人间伴寂寥。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人物》)

访昭公山主不遇

偶策枯藤蹑石梯，入云寒涧水凄凄。林僧采药不相遇，唯听孤猿隔岭啼。

无 田

莫谓无田便不归，十年尘土厌低眉。何当买得长镰去，趁取东风笋蕨时。

村 舍

月出东篱露半绫，绕庭红苜影层层。邻家小妇夜无睡，轧轧梭声点点灯。

过叶县

好龙何似好人龙，矫矫南阳诸葛公。我爱当时蜀先生，下车三顾草庐中。

(以上《格斋赓韵宋贤诗·寻访》)

五

《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二书，作为宋人所编唐宋诗选集在朝鲜半岛的衍生产物，除了提供唐宋绝句的部分异文乃至保存唐及北宋人的佚诗之外，更是亲眼目睹时移事异的孙肇瑞借赓韵的方式浇注自己心中块垒

的胸臆所在。这些次韵之作,集中抒发了他面对篡逆之变的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和毅然选择弃官归隐的笃定坚守、矢志不渝。

孙肇瑞主要生活在朝鲜世宗(1418—1450)、文宗(1450—1452)、端宗(1452—1455)、世祖(1455—1468)时期。端宗末年,首阳大君通过政变推翻了侄子的统治,自己登上王位,是为世祖;端宗则逊位成为鲁山君。次年,世祖发动政治清洗,成三问、朴彭年、河纬地、李垞、俞应孚、柳诚源等“死六臣”罹难。三年,端宗亦被赐死,世祖终于完全排除了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儒臣坚持不事二君,隐遁山林,其中的典型便是与“死六臣”相对应的“生六臣”。而孙肇瑞的人生轨迹,也就在这短短三年之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郑宗鲁为孙氏所撰《墓碣铭》称:

景泰乙亥,世祖即位,公弃官归乡。越明年丙子,六臣狱事起,公自是谢绝学徒,足不出门……及丁丑闻鲁陵升遐,失声呼痛。绝而甦,泣血心丧,恒以未死人自处。拜户曹参议,不就。遗命以乙亥前官衔书墓碣。<sup>①</sup>

类似的表述又见金垞《格斋先生文集后序》:

格斋先生孙公,当景泰禅受之日,弃官归家,谢绝人事。及闻端庙訇音,捶胸泣血,尽方丧之制,恒言必称未死人。朝廷以官召,不起。及卒,遗戒墓道书乙亥以前官衔,其自靖之意可知也。然当是时也,有六臣成、朴、河、柳、李、俞诸贤,皆骈首就戮而不悔,岂不亦烈烈而卓卓乎哉?<sup>②</sup>

由此观之,孙肇瑞选择在景泰六年(当朝鲜世祖元年,1455)弃官归隐,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那就是以“自靖”这一无声的方式坚决地反对世祖即位的非正统性。所以他在闲居时次韵唐宋绝句而成《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二书,看似是寄情吟咏以自娱,其实是要借追和前贤诗篇以宣泄自己内心的悲凉苦闷。

除了单行的《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孙肇瑞的这些次韵之作又几乎全部收录于《格斋集》中。卷二“赓诗”的题下小注明言“五言,次唐诗韵;七言,次宋诗韵”,与《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的体式正合;同时还揭示出它们的旨趣在于:“即时事一变后托意而作也。是以其辞激切慷慨,或有恋主之感,或有悼友伤时及自靖之义。其徐则虽或追述本题中即事,而要皆出忠义血腔。”<sup>③</sup>换言之,恋主悼友、伤时自靖构成了孙氏次韵诗篇的核心情感主题。仍以《格斋赓韵宋贤诗》为例,他次韵欧阳修《霜》、《霁后看雪》而作“昨夜飞霜剉物轻,萋萋百卉一时倾。亭亭唯有南山柏,翠叶玲珑

①②③孙肇瑞:《格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5册,第88、63、67页。

样紫清”、“霁景鲜明难独赏,谁迎□伯到门栏。万般红紫皆零落,唯有松篁任岁寒”,用严霜、寒雪喻政治的残酷,用挺拔的南山柏和雪后松篁寄托高洁、坚贞的操守;次韵《虏中上元》而作“恋主思亲泪不收,寸心含蓄几车愁。两乡声息何由识,徒想孤轮独倚楼”,对端宗的怀恋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次韵《秋夜》(其二)而作“常闷天围西北倾,欲撑无计坐三更。填胸伊志诚难遂,仰面银河徒自横”,流露出一面对政权倾覆而无力扭转的哀嗟;次韵李师中《枕上》而作“薄宦十年有何取,随波日日但持循。昨非今是谁先料,卓彼渊明善处身”,一句“昨非今是谁先料,卓彼渊明善处身”道出了对于政治变幻无常的厌弃;次韵苏轼《代美人赠别》而作“声音悽断不堪歌,返旆无由奈若何。密约重来言未了,泪行流下滴多多”,怀悼旧友,情深意切;次韵《小机》而作“赖尔甘眠倏交梦,周公与我佐孤君。觉来始觉非真事,壮气犹存彻五云”,视端宗为正朔而不事二君的耿耿忠诚跃然纸上。凡此之类,无一不激荡着恋主悼友、伤时自靖的现实关怀。

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乃至东亚汉文学的诗歌传统中,次韵都是十分普遍的一种创作形式——或友朋之间相互唱和,或后代文人追和前代诗篇。前者如中唐的元稹和白居易、晚唐的皮日休和陆龟蒙等,往往齐名并称;后者如苏轼尝作“和陶诗”137首,取得了奇卓的成就。然而,无论是同辈唱和还是后代追和,他们的次韵对象都是单一而确定的——毕竟次韵首先限定了诗人用韵的框架,同时又容易在题材、意境等方面束缚诗人的表达。而到了《格斋赓韵唐贤诗》《格斋赓韵宋贤诗》这里,孙肇瑞面对的是按照主题分类编次的《唐贤诗范》和仍待进一步考证落实的宋人七言绝句选本这样的唐宋诗总集,涉及的作者纷繁,每一首诗的吟咏话题、思想旨趣、修辞技巧也各具特色,逐一次韵,难度自然更大。不过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视之,孙氏身逢政治变乱,于是弃官归家之后将无从排遣的恋主悼友、伤时自靖的情感主题整体性地贯穿在了300馀首次韵之作中。尽管其间意象的雷同、趣味的平淡都在所难免,总体文学成就也确实有限,但围绕着文本发现而进行的由表及里的文化观照,或许才是以域外汉籍文献为载体的域外汉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与深层指向。

【作者简介】赵昱,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